



青未了

↑↓当下小文谈



○叶小文: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,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,著名学者,著有《小文百篇》、《多视角看社会问题》、《化对抗为对话》等多部著作,本栏目特邀顾问。

圣与贤 可驯致

圣贤心性人人具,
日积月累逐渐成。
融会贯通境界致,
众庶圣贤享大同。

选自都香大成图
片版《弟子规》



□何中华

孔子说: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,值得仔細品味,因为我们从中能够引申出中国文化性格的方方面面。“克己”的“己”字是指“私”,所谓“一己之私利;“克己”也就是“去私”。如此一来,人的所作所为方能回归到“礼”的要求上来。那么,“礼”又是指什么呢?所谓“礼”,就是外在的行为规范,它属于伦理范畴。所以孔子说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。“克己”一定是自觉自愿的,“复礼”不过是“克己”的结果罢了。做到了这一点,也就是“仁”的实现。“仁”属内,“礼”属外,它们互为表里。“仁”实为“礼”的根据,“礼”是“仁”的外在表现。正如孔子所言: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”从道德人格养成的顺序来看,一般是须先懂得规矩,亦即“知其然”,然后再一步地领会其中的道理,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理由,即“知其所有然”。所以,虽然《中庸》说“非礼不动,所以修身也”,但“修身”终究还需要“诚意正心”的自觉。

关于“仁”,有一解是把它诠释为“果仁”,即果实的内核之精华。这样的解释,可以很好地隐喻或象征道德的纯粹性和本根性。“果仁”的意味在于:一是充实,二是精华,三是固有之本性的根据。它意味着内在的充实。孟子说:“五谷者,种之美者也;苟为不熟,不如荑稗。夫仁,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很明显,说“仁”

□叶小文

新年将至,若干城市、剧院打出海报,新年音乐会将演出交响乐。

交响乐,这个一度风行西方的“阳春白雪”,在今天的中国不仅登堂入室,也正飞入“寻常百姓家”。

其实,交响乐不光属于西方,也属于中国,且早就属于中国。《礼记·乐记》曰:“地气上齐,天气下降,阴阳相摩,天地相荡,鼓之以雷霆,奋之以风雨,动之以四时,暖之以日月,而百化兴焉。如此,则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”这是我们先人对交响乐的描述和想象,也是中国文化对交响乐的认同和赞赏。但一提起交响乐,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德沃夏克那一串辉煌的名字,是发轫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昔日辉煌。

新年又闻交响乐

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复兴,不仅应让世界惊叹她的经济社会发展,更要让世界感叹她的精神文化底蕴。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,不仅在于“有钱有势”,还要有“文化魅力”。西方现代国家的历史虽然不长,但有文艺复兴的经历和底气。文艺复兴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,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,迸发出解放生产力的巨大能量。文艺复兴产生了许多交响乐,许多交响乐礼赞着文艺复兴。中华文化的传统丰富多彩,其创新也必将灿烂辉煌。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正当关键时刻,也在酝酿着自己的“文艺复兴”,使之为我们的民族持续地积蓄和迸发无穷的力量。其中,就应包含中国特色、中国气派、由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交响乐。

中国,有崇尚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的传统,并不缺乏创作交响乐一类音乐或史诗的激情和天才。史载,有禹命皋陶所作《大夏》以纪其治水之功,有尧的乐舞《咸池》表达对宇宙的神思,有舜的乐舞《韶》颂赞山川万物星辰日月,有描写武王伐纣的《大武》,还有屈原以祭歌形式写作的礼神乐舞《九歌》等等,表达出先民的纪功颂德、礼神敬祖、玄想沉思。今天,则有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长征组歌》、《红旗渠》、《梁祝》等等,反映着今人的慷慨激昂,追求光明,向往幸福。最近,作曲家唐建平继创作交响乐诗《神州和乐》而令人神往之后,又推出新作大型清唱剧《路》动人心弦。请听,那美轮美奂,华丽庄严的美声女高音,礼赞着

华藏婆娑的美;那高唱低吟,亲切悦耳的通俗女声,赞美着现世人间的善;那至情至纯、如泣如诉的笛声,悠扬着灵魂的真。中国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,佛教音乐是其中的瑰宝。《华严经》所描绘的那个不可思议、幸福美妙、富丽堂皇的华藏仙境,那个具有多重差别而又互相融摄的和谐世界,看不清,摸不着,却分明沿着一条妙韵之《路》,向我们款款走来。

我们这个有着灿烂文明、深厚底蕴,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真善美的民族,期待大师竞相迸发,期待佳作如泉涌流,期待世界读懂中国,也乐于中国奉献世界。

新年又闻交响乐。十三亿人的中国,其发展成果,其文化底蕴,其和平期盼,其和谐心愿,无一不愿与世界美美与共,如乐交响。



↑↓感悟经典

克己复礼与文化性格

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内倾性格,之所以采取反身性的姿态,这归根到底是由“仁”的“克己”取向决定的。

“在乎熟”,就是在这种隐喻的意上成立的。孟子还说:“充实之为美”。他又说:“仁义礼智,非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。”固有即是固然,亦即本然之性,它是内在自足、无待外求的。据《孟子》记载,告子曰:“仁内也,非外也。”孟子亦曰:“仁,人心也。”显然,“仁”处在核心的位置。

孟子拿射箭打比方:“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已而后发;发而不中,不愿胜己者,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其实这个道理早在孔子那里就已经说清楚了,他说:“射有似乎君子,失诸正鹄,反求诸其身。”射箭射歪了,不要怨天尤人,不要抱怨因为风的干扰或者别人的打扰而未射中,而是要首先来检讨自己,反躬自省,看看是否由于自己心不在焉。这就是儒家的态度。所以,孔子说:“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。”《中庸》亦曰:“正己而不求于人。”

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内倾性格,之所以采取反身性的姿态,这归根到底是由“仁”的“克己”取向决定的。确实,对于中国文化来说,是“六合之外,圣人存而不论”的。这是说,东、西、南、北,加上天、地,这六个方位,都不值得圣人去探究、去追问,而是应该把目光收回,投向自我的审视与拷问。所以,孟子有所谓“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”的说法。鲁迅先生当年在一篇题为《长城》的杂文中,曾经提到了长城的封闭性。他说:“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。这长城构成材料,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。两

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,将人们包围。”鲁迅当然是在隐喻中国文化的封闭性,但不论怎样,长城的确是防御性的,而不是进攻性的。

中国文化的最高偶像是圣人,而西方文化的最高偶像是英雄。只有征服自我才能把自己证成圣人,而只有征服外部世界才能把自己证成英雄,二者的根本旨趣迥异。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的课题,就是郑和下西洋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比较。郑和的船队远航,其目的不是征服、不是掠夺、不是占有,而是和平的,是为了展示泱泱大国的盛世气象,不仅不向沿途各国索取财富,相反还无偿奉送礼物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动机主要有二:一是传播基督教,二是探宝。这从哥伦布当年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因此,恩格斯说哥伦布的探险不过是“黄金梦驱使的结果”。西方近代的崛起,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哥伦布们从南美洲掠夺来的第一桶金。正因此,世界史上一般都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作为标志着现代化肇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夏天热了,中国人讲究“心静自然凉”,并不致力于改变生态,而是调整自己的心态;西方人则偏好发明电风扇、空调机之类的物件,通过改变生态来适应自身。这些都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旨趣。

追根溯源,应该说中国文化的内倾性格和反身性姿态,与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有着一种发

生学关系。其实,鸟瞰中国的版图,不难发现中国的海岸线很长,然而中国文化不属于海洋型文化,而是农耕型文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黑格尔在《历史哲学》中认为:对于欧洲民族来说,“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,从事掠夺,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,从事商业”。然而,“这种超越土地限制、渡过大海的活动,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,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,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——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。在他们看来,海只是陆地的中断,陆地的天限;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”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《美学散步》中比较了中西空间意识的不同,指出:“中国人与西洋人同爱无尽空间,但此中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不同。西洋人站在固定地点,由固定角度透视深空,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,驰于无极。他对这无穷空间的态度是追寻的、控制的、冒险的、探索的。近代无线电、飞机都是表现这控制无限空间的欲望。而结果是彷徨不安,欲海难填。中国人对于这无尽空间的态度却是如古诗所说的:‘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而心向往之’……我们向往无穷的心,须能有所安顿,归返自我,成一回旋的节奏。”

中国文化的这种内敛性格和取向,难以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,但或许正因此避免了因为征服自然而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。

↑↓身边的传统

赁牛风波

□泰山友

时至今日,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称得上“风波”。但在内心里,却时常泛起一圈儿一圈儿的涟漪。

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实现了农田耕种机械化,但在俺那个小山村里,仍有成片成片的田地,因为处在山坡上、沟崖边而无法用上机械。原先牲畜少的时候,大都是靠人工,镢刨锨剜,效率低下不说,人还受了不少罪。后来耕牛从大田里解脱出来,于是就有农户专门饲养耕牛,租赁给用户耕田,双方都落个满意。常常是牛的主人牵着牛,带着耕地的农具赶到租赁户家,不论耕多少地,一天30元工钱,管三顿饭。也是乡里人纯朴,如果租赁者手里有现钱,可以当天结算清,如果当时手头紧,那就先欠着,出租者绝无二话。

我在村子北头有块地,因为处在一面斜坡上,拖拉机开不上去,年年都得租牛耕地。今年秋天,眼看别人都种上了小麦,而我,却因为村里的牛少租户多,一时无牛可租。正当我急头怪脑地焦躁时,西邻大嫂对我说,下河沿的陈大叔明天给前街的三哥耕地。我一听有门!三哥是谁?三哥因为有个多病的老娘拖累,穷得几乎吃不上饭,肯定给不起现钱。那我岂不就……

陈大叔家住下河沿,和俺爹是好伙计。晚上我走进他家时,陈大叔刚给人耕地回来,正在院子里拴牛。待进到他屋,我说:“大叔,你看别人家都种上麦子咧,我还没耕地。要不你明天去给我俺一天?”大叔点上烟说:“你来得不巧。明天给你三哥家耕去。”我掏出钱放在桌子上:“大叔,三哥的地能不能晚一天耕,他又没钱给你。这样吧,别人一天给你30元,我给你100元,行了吧!”哪料想,平日看着挺温顺的大叔,见状竟勃然大怒,一拍桌子站了起来:“你这是说的人话吗?没钱?没钱就不耕地咧?答应人家的事儿,说什么也不能改!别以为你有几个破钱儿,就可以改规矩。是,你三哥是没钱,可俺先答应了他,干什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?俺给你说,别看现在干什么都认钱,可还有不认钱的哩,那就是说话算话,不能诓人。别说你给我一百块,你就是给一千万,俺也不能先给你耕!”

我羞愧地收起钱来,连声给他赔不是:“大叔,你别生气,怪俺不会说话。”回到家一说,还挨了媳妇一顿训:“你这个人,咱就是不耕也不能这么办事啊。记住了吗?”

记住了,哪能记不住呢!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,人,永远都要讲信用,也就是那句老话,不能见利忘义。陈大叔,你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。